

1997
8

三國志

魏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

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

荀淑

荀緄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寄
永島龍吉氏贈



世間有此
不祥事
苑康

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于小吏，友黃叔度于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緝，靖熹詵爽，肅專音敷。爽字慈明，幼妊，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

玉

何顒
傳公明

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或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之，或為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于失援，見

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
于闡豎用事四海屏氣左館唐衡殺生在口故于
時諺云左迴夫唐獨坐言威權莫一也順之則六
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
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緝之此
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官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
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
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王猶豫
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

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第
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
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
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
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
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
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
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
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
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

急智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
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
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太吏多與
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
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
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哂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詐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

退郭貢

全三城

先定計

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一年夏太祖軍乘氏大
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
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
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
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
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

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郵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亾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

平充

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
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
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
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
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
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
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
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
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
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

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
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
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曰。君當
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
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
此。

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

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

殺身左券

大兒小兒之說誰其堪之男表請客鄙俚可笑

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乎喪雅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荆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于城南自共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

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
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
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或碑文
稱或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于太
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
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爲鼓
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
當脫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搗容
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
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

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搗而顏色不作太祖
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
參搗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
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
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
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廩急
具精馬三四并騎二人謂融曰爾衡豎子乃敢爾
孤殺之無異于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
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
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傳

子曰衡辯于言而剋于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
自結于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
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譏
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
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
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于劉表
智窮于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譏之者有形
也

荐人
戲志才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
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

爲知入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
州後敗也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瞻智以
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
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
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 康字元將亦京兆
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
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
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

自古超然
免于評論
惟不減否
人物融乎
不免

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于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悻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衆皆謂以失利于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

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

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交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千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運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二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

受定東

祭

官渡奇兵

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乏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

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
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
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
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非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入後則
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
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
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
或為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

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
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
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
思念治臣自始舉義共周游征伐與或勳力同心
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
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
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
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
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

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

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第三兄或第四兄諡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

荀紹

荀悅

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于世
 謀子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
 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
 國上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功
 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惲字景文
 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克共定音律又作易集
 解仲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
 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
 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
 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于世

荀悅

荀悅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
 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
 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

振末波
皆思表言
之

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
 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
 宜在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
 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
 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
 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
 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行而前存傾覆之

抑已以揚
以

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充豫利既難要將
失本據或之二策以匹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
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
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
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
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
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衆光顯于孤
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
多邪太祖欲表或爲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

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
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
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
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
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入以德不寬
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
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
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

三國志 魏書
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臯陶以探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于戎旅之間世祖有拔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于戈戢睦大道流行

三國志 魏書
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于當時揚名于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苟令

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交，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

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諂，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豐，豐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

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間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于壽春壽春人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艱而左誣太祖云昔已嘗

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瑋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

子憚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憚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憚憚早卒于魁翼音日以外甥故猶寵待憚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憚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

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

句顛

洗弟顛咸熙中為司空

袁偉

晉陽秋曰顛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宣王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偉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顛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于世顛弟粲字奉倩何劭為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

荀粲

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俛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各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

傅嘏

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徽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徽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徽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之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徽往嘯粲不哭而神傷徽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

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薨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暉子魁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二十薨子

頽嗣

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亮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于家追贈驃騎將軍次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冀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顛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

勗其餘語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顛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左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是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第惺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葬於或為從祖兄弟

三國志

魏書一 荀攸

三

三國志 魏書 荀攸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
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
問果殺入亡命由是異之

荀情
荀祈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
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情俱
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
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情後徵有道至丞相祭
酒

徵名士至
二十餘人

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

無乃太多

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
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
甚于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
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再輔王命以號令天下
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
殺

何顒

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
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
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
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

走得款

三國志

魏書 荀攸

卷二

尚丘洪

桀顛既命太祖而知荀或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顛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顛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顛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于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

殊可厭憎
非獨賈禍

宗承

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于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二府掾屬會議顛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或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顛尸而葬之于爽冢傍

三國志 魏書十 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左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武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繇攸言於太祖曰繇與劉表相恃為疆然繇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

或

遠一作還

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繇急表果救之軍不和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繇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繇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此行布以敗劉備而滅霸等應之

下邳速戰

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

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非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于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于官渡。軍食乏。盡攸言于太祖。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

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卻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于黎陽。明年太祖左征。

擊袁尚

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
 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
 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
 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
 得衆借使一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
 也今兄弟構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
 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
 太祖曰善乃詐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
 譚于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
 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

子弟慎密
 乃爾何暇
 是非物林

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
 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謀
 勞勲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
 憂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
 欲君自擇所封焉
 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
 從太祖征伐常謀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顛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
 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乎之吾何知焉

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

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
 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
 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苟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
 盡禮敬之攸嘗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
 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
 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
 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
 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

陳平傳卒
 其所以脫
 世人不知
 也摠是綺
 語

之謀不傳于世惜哉

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魏書曰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
 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苟公達周游二十餘
 年無毫毛所非者又曰苟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
 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
 子答曰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
 賢君子矣苟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
 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時

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
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
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
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
閻忠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
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

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
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
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

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路
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
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
人之功者不受庸生之賞今將軍授鉞于初春收
功于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
掃攻堅易于折枯摧敵甚于湯雪七州席卷屠
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
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
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
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

魏書十 賈詡 三九〇〇

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時之勢利劍已搥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于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緩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勳七州之衆羽檄先馳于前大軍震纒于後路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闔宮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塞裳以用命

况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已家推亾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亾志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清押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詔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詔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詔實非段甥權以濟事成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詔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詔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

矢言

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惟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

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後詡為左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詔曰尚書僕

不愛官職
可以避世
金馬門中

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詔名不素重。非所以服入也。縱詔昧于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詔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憚之。

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催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詔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詔言。魏書曰。詔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詔。

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催汜等鬪。長安中。

獻帝記曰。催等與詔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詔曰。不可。帝曰。天子非義也。催不聽。張繡謂詔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詔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

我不能也。

催復請詔為宣義將軍。

獻帝記曰。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官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鬪。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官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詔為之方計。詔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詐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催由此衰弱。催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詔有力焉。

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催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祭邵。皆為催所嫌。

欲殺之。詡謂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

段熲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略稱熲在華陰，時修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熲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熲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熲，詡素知名，為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

于流

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方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從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
 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
 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
 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
 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
 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
 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于官渡紹遣人
 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于繡坐上謂紹
 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
 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
 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
 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
 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
 疑繡從之率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
 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
 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于官渡
 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入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臣松之以爲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於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

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爲日旣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旣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檝楫之手實震蕩之良會鄧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爲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

三國志 文書一
能正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斥石既差
悔無所及卽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是卽
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
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
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
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名左盛各
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
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
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

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
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
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
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
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
帝卽位以詡爲太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荀
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
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
公孫權笑之

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
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詔曰
吾欲伐不從命以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
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
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叢爾小
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
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沉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
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
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
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

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謚曰肅
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
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于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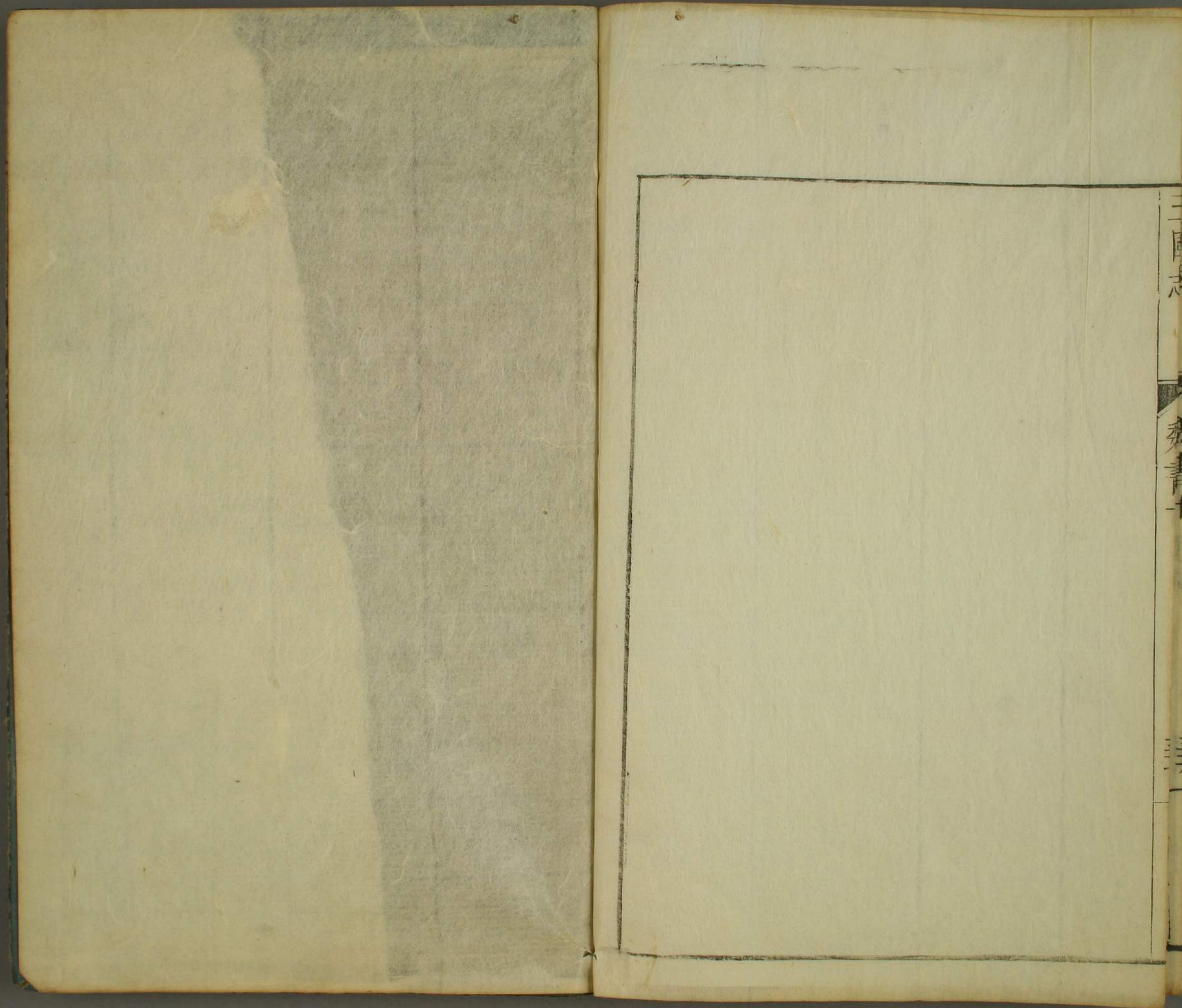
評曰苟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究其志也

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
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
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
高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

文若亦拔
時之才

三國志 魏書十
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
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
則漢室之亾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
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
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船
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
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迹著然後亾身殉節
以申素情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
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克其殆誣歟
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
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
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
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
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
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
失區別之宜也



三國志

魏書

卷一

